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二十二回 變金霞計騙長眉 請盜跖鞭傷王翦

話說毛遂，撥轉雲頭，回至鐵叉山，落將下來。走至山岩下，念動真言咒語，掐三台訣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這真是，那仙的玄妙無窮。不多時，變成身高七尺，膀闊腰圓，方面大耳，又向山崖下把葛條打了幾根，變成一個如意金鉤。口中唸唸有詞，忽然那金鉤散出金光萬道，瑞氣千條。毛遂托在掌中，滿心歡喜，一翻身來至洞門，用手敲擊，高叫開門。童兒便問：「是什麼人？」毛遂便道：「我是白鶴山潮仙洞掌教祖師差遣金霞童子，來請你家長眉老祖的。因我家老祖師爺悶得緊，特請你家師父前去下棋。」童子聽得明白，不敢怠慢，即把洞門開看。望見金霞童子，忙倒身下拜，稱師叔：「弟子不知駕臨，多得罪了。」金霞童子便道：「請起來，你就說，今奉祖師差遣，將如意金鉤，令你家祖師父快些前去罷。」童子叩了一個頭，立即起來，如飛跑至三清殿稟道：「今有白鶴山潮仙洞掌教祖師差遣金霞童子，前來請師父前去下棋，現在洞門等候。」長眉道：「祖師有何憑據？」童兒道：「現有如意金鉤。」長眉老祖道：「你可對他說，請先去罷。我隨後到。」童子轉身出來，叫聲：「金師叔，你且請先去，我家師父隨後就到。」金霞童子聞言，即時駕起雲頭，望白鶴山揚長而去。毛遂走不一時，只轉一彎子，即在山澗落將下來，只候長眉過去，這且不言。

且說這童兒，把洞門閉上，轉身進來稟道：「金師叔去了。」長眉吩咐：「牽我的腳力過來。若有人來尋我，就說往白鶴山祖師那裡下棋去了。」說畢，扳鞍上騎，出了洞門，招展金光，竟奔潮仙洞不表。

且說毛遂，在山澗躲藏，看見長眉遠去，心中大喜，竟奔山前的洞門，用手擊門，叫道：「快些開門。」童兒正在洞中頑耍，忽聽有人扣門，把洞門開了，童兒道：「我師父去了，怎麼金師叔又來相請。」金霞道：「我剛才遇著令師父，如今祖師爺心裡悶倦，復差著我來取一粒如意金丹，定氣養神。」童兒道：「我的師父知道否？」金霞喝道：「好冤家，這是你師父叫我來取的，莫不是我也在你跟前說謊麼？」童兒道：「師叔說明白就是了，何必動怒，我如今就去取來。」言罷，轉回後洞，在八卦爐中，把金盒取出來，捧著跑出洞門外：「我取來了。」毛遂道：「拿來我看看。」童兒把金盒遞上，毛遂接過來，把盒揭開，看見霞光靄靄，瑞氣凝凝，心中暗喜道：「如今取一粒，剩回二十三粒，你收回。若是別人來取，不要給他。我去了。」就駕起祥雲而去。

再說李長眉，駕雲來到潮仙洞，用手敲門，童兒道：「是誰？」長眉道：「我是鐵叉山八寶洞李長眉，方才金霞召我和祖師下棋解悶。」金霞慌忙把洞門放開，便叫道：「好長眉，那個叫你想來人家下棋？你回去罷。」長眉只羞得滿臉通紅，復上梅花鹿告別，騰雲而去。來至八寶洞落下來，拍門大喝道：「快些開門。」童兒把洞門大開，長眉惡狠狠的問道：「方才是誰來叫？」童兒道：「金霞來請。師父去後，又轉來說祖師要金丹一粒，定神養氣，師父煩他來取的。弟子就給他一粒去了。」長眉聽罷，大怒道：「誰人誘騙童兒盜我至寶。」連忙袖占一課，盡知其情。大叫道：「是這矮賊子！」忙上梅花鹿追去。正欲催雲，忽思：「我縱趕上矮賊，將丹奪回，打他一頓，使他顏無光彩，恐被天下道人聞知，都說善求不與，倒被他搗鬼騙去，豈不見笑於人。況今孫臏死在攢天箭下，我就送他一粒金丹，也見我一點好心。」想罷，一牽鹿，回洞而去。

再說毛遂，騙去了九還丹，慌慌張張往前飛走，只恐長眉趕來。正走間，忽見一座高山，十分險惡，心中暗喜道：「到了這裡，就是長眉趕來，亦不怕他了。且下去歇息一會，再去未遲。」遂收雲落下，回頭不見長眉趕來，心才放下。復了原形，把二目一閉，養養精神，自己忖量：「我丹已收取了，去救三哥，料是容易。只是我曾到此山，名為虎邱山藏仙洞，我的師兄展雄在內修真，何不請他下山，拼力擒拿王翦，一舉兩得。」想定，轉身來至洞口。只見兩個童兒，在門口頑耍，毛遂道：「你二人玩什麼？」童兒抬頭一看，口稱：「師叔來了。」毛遂道：「你是蕭古達的道童，怎麼也在此？」童兒道：「我師父也在此。」毛遂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，快去通報我來了。」童兒忙入洞報知：「毛師叔在外要見。」

展雄正同古達敘談，聽說毛遂到了，吩咐童兒快請進。童兒將毛遂請至三清殿，柳、蕭二人降座相迎。行禮畢，分賓主坐下，叫那童兒看茶來。毛遂道：「且莫進茶。童兒快去把洞門關了，有人找我，只說我不在。」童兒答應曉得，口內咕嚕的道：「這賊根又不知偷了誰家的東西，怕人趕來，在此躲藏了。」遂把洞門關了，然後進茶。展雄問道：「賢弟為何面帶驚疑之色，定有緣故？」毛遂將孫臏被攢天箭打死的事，訴說一遍。「為因上東海鐵叉山取丹而回，在此經過，懇乞二位兄長下山，拔刀相助，拼力擒拿王翦。一則給孫臏報仇，二則救易州生民塗炭之苦。」古達道：「原來孫臏廣文遭此大難，我們同你前去。為道友之情，也該下山走走。」展雄道：「不可，王翦奉玉旨吞併六國，你我豈敢害他，此紅塵我是不沾染的。」毛遂見展雄不肯下山，使個激將法說：「兄若是不去，就落了一個罵名。」展雄冷笑道：「誰敢罵我。」毛遂道：「現今王翦就罵你。」展雄道：「平白地為什麼罵我？」毛遂道：「因為小弟臨陣殺不過王翦，我就提起你來。我說十八國臨潼鬥寶，有一個國朝叫截寶的好漢。那王翦就問莫非柳展雄麼，他若敢下山，遇見了我，我是定拿他破腹屠腸，剜眼摘心的。」展雄聞言大怒道：「好王翦，我和你馬牛風不相及，為何罵我？」吩咐童兒備腳力來，待我到易州擒拿王翦，定要剝了他的皮、抽了他的筋。古達道：「王翦口出大言，藐視兄長也是有的。小弟一來奉陪兄長，二則看看伯齡。」吩咐童子回去看守洞門，我一去便回。毛遂道：「二位早動身為妙。」展雄急忙取了法寶，齊出洞門，各駕金光飛奔易州府前落下。

守門官一見，連忙通報。老貴人聽了大喜，急領眾將迎出後堂。公主一見毛遂，笑道：「賢姪取回丹來了麼？」毛遂道：「伯母，萬千之喜，取回丹來了。」公主便問：「這兩位仙長，高姓大名？」毛遂道：「一位是虎邱山藏仙洞，就是當初大鬧國朝的柳展雄。這位是姓蕭名古達。」燕丹公主大喜，遂請至大堂敘禮坐下。茶畢，毛遂引二仙家到軟榻前。只見孫臏面如金紙，唇若靛染，四肢不動，脫了頂門，死在軟榻之上。看罷，俱各感歎不已。毛遂道：「二位兄長，不必延遲，快救三哥要緊。」毛遂就令軍士將陰陽水取來，向錦囊內取出一粒如意九還丹，半邊紅的屬太陽，白的屬太陰。先把白的研開，擦在天靈蓋上，三掐三台訣，唸唸有詞。不多時，天靈蓋長滿，一復如初。把牙啟開，將半邊紅的灌在腹內，咕嚕嚕響動，喉中吐出濁痰，雙眼睜開，見了毛遂、老母，爬得起來，倒身下拜，老貴人歡喜無盡，眾將俱各歡迎。把靈床拆了，孝衣脫了。公主道：「你還不給毛遂賢弟叩頭，多虧他費心血救你。」孫臏令人看茶來，待燕人與賢弟斟茶叩謝。毛遂道：「不必如此，此是理之當然，不必謝了。」孫臏道：「燕人蒙賢弟救活之恩，真乃再造之德，沒齒難忘的了。」言罷，親手捧茶，遞給毛遂，就跪下叩頭。毛遂連忙頂禮相還。道：「三哥請起，折殺小弟了。」彼此行禮已畢，孫臏立將起來，看見蕭古達、柳展雄，即便轉身行禮，尊一聲：「師叔何來？」兩個老道將毛遂請他下山，拔刀相助的話說了一遍，孫臏聽了大喜。吩咐擺素齋款待，一宿曉景無話。到了次日，孫臏清早出營，密傳將令，三千人馬照舊穿白帶素，一日三次舉哀，不許走漏風聲，眾將俱各遵令。又吩咐孫燕進城，奏知昭王，發木匠五千名應用。外用木頭三千條，每日運送三百條出城，作十次運完，不可有誤。孫燕領了眾將進城，奏知昭王。昭王聞奏孫臏得活，歡喜無盡，那病都好了。傳旨採買木料，並工藝人等，運送出城，軍營應用不表。

且說秦營探子，細探明白，進金頂大帳啟奏：「探得齊東南郡王營內，每日三次舉哀，日運木料進營，不知作何應用，特來報明。」始皇聞言，講一聲：「國師，孫臏已死，他營中日運木料何用？」金子陵叩頭啟奏道：「木頭必然是棺木出殯所用。」忽旁邊門閃出殿西侯，出班跪奏：「雖然孫臏已死，不知虛實，待臣前去燕營探聽，探進營中，將孫臏屍首搶來，用火焚化，為臣才得放心。」秦始皇道：「殿西侯，你去打聽虛實罷了，切莫搶他的屍首回來，又恐怕與前日一樣，你拿他好燒，燒得滿營都是孫臏了，使朕心中驚悸。」王翦道：「龍意萬安，此番比不得以前了。那是孫臏的魔法，以致受他的利害。如今是攢天箭打死的，此物是佛門至寶，孫臏數有飛天本領，亦難逃此厄了。微臣此去，務將這朋友屍首搶進營來，斧剝錘顛，以報一撓之恨。」始皇道：「是要見機而行。」王翦得令，退下入帳，提槍上馬，帶領王賁，炮響出城。至燕營用槍一指，喝道：「營門軍士聽真，報與你家

為首的孫燕得知，快把孫臧屍首送出來，萬事皆休，少若遲延，那時殺將進來，定然寸草不留。」藍旗聞言，飛報青紗大帳。孫臧大怒，咬牙切齒。暗想：「秦賊狠毒不過，你既發攢天箭，害了我的性命，還在營前要我的屍首，這賊不饒人。」越想越恨，按不住無名火起。

旁邊惱怒了一位真人，起身出位道：「伯齡不用煩惱，待貧道出去，當下擒拿王翳，給你報一箭之仇。」孫臧聽見展雄要去迎敵，不住的擺手道：「師叔去不得。」柳展雄道：「我為何去不得？」孫臧道：「師教印堂帶青，凶多吉少，焉能是王翳的對手。」那柳展雄素來好勝，性如烈火，聽得孫臧這句話，氣得三屍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，怒氣沖天：「呵喲，氣死我也。你把王翳說得天下有地下無，我定要出去會會王翳。那怕他三頭六臂，只要同他見個高下。」孫臧滿臉陪笑，口稱：「師叔休得動怒，還有一言，臨敵須要小心就是了。」展雄吩咐帶腳力過來，翻身上騎。孫臧傳將令，全山眾將披甲執鞭，暗保柳真人，休教有失。眾將簇擁若展雄，出了營門。三聲炮響，兩行纛旗，分開左右，王翳勒馬提槍，正候敵，忽聞營門炮響，來了一隊人馬。當頭係一位道者，頭帶一字雲巾，身穿八卦道袍，面如活蟹，四齒撩牙，生得十分醜惡。王翳看罷，用槍一指道：「面陋的道徒慢來，快快通個姓名，我槍不挑無名之鬼。」展雄用飛鏢刀一舉，喝道：「對陣的莫不是王翳麼，要知我的姓名，你須要緊抱著判官頭，踩穩著鐵錘，安心靜耳聽。我若是說出大名，怕你跌下馬來，倒撞塵埃。聽著罷，我名天下共知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山東兗州府人氏，在列國時獨佔紅山，縱橫天下，殺得上邦贈金不受，偏邦送寶不取，大鬧國朝，名聞列國，今在虎邱山藏仙洞修真養性，你家師爺姓柳名跖，表字展雄的便是。」王翳聞聽大笑道：「原來是柳真人，久仰大名，今日才會，不知秦人有何得罪之處，有勞仙長下山，震動無名，乞道其詳。」展雄大喝道：「無知小輩憊賴之極，我和你平日無怨，往日無仇，舟車不同路，因何如今罵我。你祭起攢天箭打死人家，還要人家屍首，定要趕盡殺絕，你真好狠心。坐牢著，我來取你。」兩手舉刀，照頭就砍。王翳用槍急架，對面相還。兩人戀戰，好場大殺。有詩為證：

由爾金鋼鐵漢強，
不須狠鬥謀傷中，
匹夫之勇非為尚，
暴虎馮河在沙場。

話說二人大戰，不分勝敗。展雄自思自想，王翳武藝不弱於我，我且用法寶傷他便了。想定，在豹皮囊中取出一件寶貝，五寸多長一根小小的竹節鋼鞭，名為如意豹尾鞭。展雄念動真言，只見一槍刺來，展雄忙用飛鏢刀咯當一聲響擋開，順手將如意鞭起在空中，大喝：「王翳，休得逞強，看我的法寶。」王翳聞言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明晃晃的一根鞭落下來。王翳說聲不好，急拖槍往下敗走。只見那鞭直奔王翳，響亮一聲，打在頭樑上。只打得火星亂冒，甲葉齊飛，險些墜落於馬下，抱鞍吐血而逃。展雄大笑道：「好王翳，我不趕你，慢慢去罷。這不過給你一個利害的信兒，若日後再來猖獗，刀下定不留情的呀。」說畢倒念動其言，收回法寶，圈鹿率領眾將，打得勝鼓回營，孫臧接進帳中，設宴賀功不提。